

小 向 导

（儿童曲艺专辑）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小 向 导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197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：10019·2227 定价：0.12元

目 录

小向导.....	1
捉 蟹.....	14
小猪倌.....	28
海 豹.....	36

小 向 导

(故 事)

来 谦

一九四六年底，宿北战役前夜，我们团从山东南下，越过陇海线，进驻骆马湖附近的新店子。战士们还没歇脚，我就接到紧急通知，到团部开会来了。

会上，团长分析了华东战场的大好形势，传达了野战军首长关于在宿迁、沭阳和新安镇之间全歼入侵敌军的重要指示。根据领导的部署，我们团的任务是消灭峰山、晓店子、嶂山一线的守敌，然后回师东进，攻打吴圩子，端敌人的老窝——戴文奇的师部。

到会的同志听到这里，个个心情激动，精神振奋，恨不得立即跃马挥刀，杀它个片甲不留。

团长扫视了一下会场，摘下军帽，揩了揩额头上的汗珠，指着军用地图上的一个黑点，严肃地说：“要打好峰山这一仗，得有一个连穿插到敌人侧后，埋伏在这个位置上，战斗一打响，猛插敌人心脏，捣毁敌团部，切断通讯联络，来它个中心开花，内外夹攻！”

团长说到这里，朝我瞥了一眼，问道：“李连长，团党委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三连，你看看有什么困难没有？”

我听了团长交给自己的光荣任务，高兴得心扑扑直跳，立刻腾地站起来，果断地答道：“克服一切困难，坚决完成任务！”

“对！打仗就要有这个坚决劲儿！”团长笑了笑，接着说道：“峰山地势险要，敌人岗哨林立，为保证你们在敌人心脏埋下钉子，宿迁主力团给我们派来一位好向导。”说到这里，团长转脸对门口的通讯员说：“小张，你快去把赵大勇同志请来！”

小张走后，团长又给兄弟连队布置了战斗任务。会场上热气腾腾，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、商量着，我一面发表自己的意见，一面焦急地等待着向导的到来。

等了好久，向导还没来，我耐不住了，走到屋子门口，这时，我才发现小张已经回来了：“小张，怎么搞的，向导到现在还没来啊！”

“噢——不是早进去了吗？”

“进来啦？！在哪儿啊？”我由于惊讶，嗓门显得大了些，惊动了整个会场。大家不约而同地环视会场，帮我找起向导来。团长转过身子，指着屋子的左角，大声说道：“那不是吗？”

我随着团长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一个十四、五岁的少年从一张小凳上站了起来，那圆圆的面孔充满着稚气，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在轱辘轱辘地转，头上戴着一顶仿制的军帽，一

件不合体的羊皮袄拖过膝盖，腰里扎着一根又长又结实的绳子，不慌不忙地朝我走了过来。我望着这枪把高的少年，怀疑团长是不是搞错了，这也可能是赵大勇的弟弟吧！正想着，那少年开口了：“我姓赵，叫大勇。”

啊！他真是赵大勇！我吃了一惊，心想：这么重大的任务，交给这孩子能行吗？可是，当着首长面，我忍住没有说，只好上前表示欢迎。

团长看来是了解大勇的。他笑咪咪地迎过去，拍着大勇的肩膀，亲切地问道：“扎这么长的绳子，作什么？”

“这是军事秘密！”

同志们一听都笑了，我也笑着打趣道：“是跳绳的吧？”

“跳绳？”小家伙打量了我一眼，歪着头说：“娃娃才跳绳呢！”

听了他这怪风趣的回答，再看看他那非常正经的样儿，同志们笑得更欢了。他那亮晶晶的眼睛奇怪地瞅着大家，好象在问：“这有啥可笑的？”

我忍住笑，问道：“大勇同志，今年多大啦？”

“反正越长越大，已经不小了！”

“嗨！这也是军事秘密？”团长亲切地说。

“看！土改时分的皮袄，去年穿着象长袍，喏！今年成了短大衣啦！”

“这短大衣给我穿，只能当夹克——你总没有我高吧！”

小家伙打量一眼团长高大的身躯，非常自信地说：“反正很快会赶上你的！”



团长一听，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他亲昵地帮大勇整了整那顶缝得不大合头的军帽，风趣地说：“是啊，人家戴着军帽，快当新四军啦！”

这时大勇的脸忽地红了起来，红得象个熟透了的苹果。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首长，你们别笑！我是个民兵啦，我早晚要当上新四军，换一顶跟你们一样的帽子。”

“好，有志气！”大家都赞扬了起来。

我这时虽然从心眼里欢喜这个小向导，但还怀疑他是嫩竹子做扁担——挑不了这个重担，于是就直爽地问道：“你给我们带路，行吗？”

“试试呗。”他显然不大高兴了。

团长象是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对我、也是对大家介绍说：“人家可不简单呀！他是峰山一带著名的‘活地图’，这方圆二十来里的山山水水、沟沟洼洼，他摸得透熟透熟，凡是羊走过的地方，他都走过！”

“羊没走过的地方，我也走过！”

“哦，这么大的本领？”

“这算啥本领，羊不会动脑筋嘛！”

“不简单！”我暗自称赞了一句。这个有点倔强的小家伙，还真有主心骨哪！

团长的视线，从小家伙的脸上，移向了整个会场。他非常激动地讲述了许多有关大勇的事迹，从英勇的战斗讲到苦难的童年，又讲到 he 头上那顶仿制的军帽……

听着团长的介绍，我思潮滚滚，两眼紧紧凝视着身边的



向导。他这样小的年纪，就在密林里伏击过敌人，在河岸边掩护过同志，冒着敌人的炮火递送过多次情报……天不怕、地不怕，真是一块好钢啊！孩子还是枪把高，亮晶晶的眼睛还是那样充满着稚气，但我已不觉得他是一个孩子，他的身影已开始在我脑子里高大了起来。

夜幕徐徐降临，天空弥漫着蒙蒙白雾。我们三连全体同志，由大勇带路，冒着寒风出发了。冬天的马陵山脉，象一条死蟒一样躺在光秃秃的原野上。远处传来隐隐的流水声，月亮虽然被云雾遮住了，但路途还依稀可以辨认。我们穿过从宿迁到新安镇的一条公路，从右侧的大沙沟底向南插去。

忽然，我听到一阵微弱的马蹄声由远处传来，这时大勇也果断地向我做了个手势，我转头一挥，全连同志立即斜卧在沟沿上，敌人的骑兵巡逻队“噤噤噤”地过去了。我称赞大勇的耳朵灵光，象受过专门训练的侦察员一样，他却显得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我常在这一带放牛放羊，这声音早听惯啦！”

绕过峰山镇，翻过王大沟，我们在离敌人据点不到一华里的地方，左弯右拐，默默地疾速前进。忽然，前面传来了一阵“哒哒哒”的机枪声，接着扫来了一束刺眼的探照灯。大勇回过头来看看队伍，担心是不是暴露了目标，我捅了捅他的膀子轻轻地说：“我们并未暴露目标，敌人的机枪是断断续续的，探照灯是毫无目标的，这是敌人在为自己壮胆。”大勇点了点头，指着枪响的地方告诉我：“前边就是刘庄，庄子



盖在山崖上，东边是悬崖峭壁，西边是一片丘陵，靠近骆马湖，经常有敌人的巡逻队，不容易通过。现在只有顺着敌人脚下的山崖走，那里有一条小路，敌人不大注意，路程还要近一点，不过那儿离敌人很近，我一个人走惯了，现在这么多人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大勇脸上露出了一丝为难的神色。

我听了这些话，深切地感到：大勇对地形是这么熟悉，对敌情是这么了解，对问题考虑是这么细致，真是一个好向导！我扶着他的肩膀轻轻地说：“大勇，你放心带路吧，夜间穿插，我们连队不是第一回了。”三排长也在旁边对他笑着点点头，意思是说：“走吧，没问题。”于是，我让全连同志都换上草鞋，把枪和军用水壶分开来背，大家都屏声息气，跟在大勇的后面，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。

“连长你们真行！一个连就象一个人，一呛儿声音也没有！”大勇赞叹地说，脸上露出非常羡慕的神情。三排长故意逗他说：“到我们连来当兵吧！”大勇一听立即转向我：“连长，就让我在你们连当个侦察兵，行不行？”我笑了笑回答：“别急嘛，打了仗再说。”

这时，夜很深了。我们已走到峡山口。这里是通往峰山南麓的咽喉，敌人在这里设有哨卡，防守很严。哨卡附近，燃着几堆篝火。烟雾腾腾的夜空中，每隔一会就射起一颗绿色信号弹。在一般情况下，通过这样的哨卡，只须把敌哨干掉就行了。而我们现在执行的是特殊任务，决不能在发动攻击前惊动敌人。于是，我把连队带到一个隐蔽的地方，让大勇向大家介绍了前边的地形，然后跟着大勇，沿着



崎岖的山路向敌人哨卡的背后绕去。

刚走过一条干沟，在接近公路的地方，临面出现了一个陡坡。这陡坡一丈多高，不好跳，也不能跳。我正在犯难时，大勇似乎早就知道了这个关口，就随手解下腰里那根又长又结实的绳子，绕了几道，拴在一棵树上，让战士们一个个抓住绳子往下滑，大勇在上边，我在下边，照应着大家，终于全部顺利地滑了下来。

大家原以为大勇也照样滑下来，丢掉绳子就算了，没想到他在上面解开绳结，把绳子收上去，仍然在腰间扎好，然后从一棵小树翻到另一棵小树，吊着树梢轻轻一跳，站到了我面前。

“嗨，这就是绳子的军事秘密！真是羊不能过的地方我们也能过呀。”我高兴地赞叹起来。

“不是跳绳的吧？”大勇调皮地回了我一句，又抖抖腰里的绳头说：“这绳子的用场大着呢！”说着，就随着我们沿公路快速前进，来到最后一条山沟。

这山沟两侧山崖陡峭，是一条很长的筒子道，我催促大家赶快穿过这个不利地形。不料，就当我们快到筒子道东口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四、五个敌人迎面走来。糟了！我们被卡在了筒子道里，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，打又不能打，眼下只有一个办法，调虎离山，立即把敌人引开去！我当机立断，正要给三排长布置任务，大勇已解开腰里的绳索，抬腿就要往外冲。我一把拉住他，忙问：“你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去把敌人引开！”我说：“不行，你不能去！”他猛一挣扎，脱下那件



羊皮袄，反披在身上，猛地一蹿，就冲出山沟，向右边山崖上奔去。这一切，来得是那样迅速，这时，敌人已经发现了他，一边高声吆喝：“什么人？”“站住！”一边跟踪扑了上去。

忽然，山坡上传来“咩——咩——”两声羊叫，敌人用电筒一照只见一只大白羊正向山顶飞奔。敌人来了，高喊着：“逮羊！逮羊！”匆匆向山顶追去。

啊！大勇为了连队安全，反穿羊皮袄，学着羊叫，引狼扑身了！要是给敌人追上了，那会怎么样呢？我带着队伍一边急走，一边警惕地谛听着山上的动静，心里象一团烈火在燃烧……

“撵不上啦，快开枪吧！”一个家伙吼道。

“不许打！逮活的！”又一个家伙下了命令。

“哈哈！王参谋想喝羊血汤，那就逮活的吧！”

在敌人的吵嚷声中，我们飞速走出了筒子口。我让一排长随着队伍继续前进，叫三排长带两个战士尾随敌人上山救大勇，自己和另一个大个子战士留在山下伺机接应。

“羊”叫着，越跑越高。敌人追着、笑着、叫嚷着：“跑不了啦，到了断头崖啦！”

“断头崖？”我的心吊了起来，真想打它一梭子弹，干掉这几个匪徒，可是，特殊的任务不允许我这样做，真叫人焦虑啊！

“羊”登上了山顶，站到了一棵松树旁。几支手电筒的光柱，全集中了过去。爬在最前头的一个家伙大叫一声，“逮啊——”话没落地，只听“咩”地一声，那“羊”就从悬崖顶

上跳下去了！

“大勇啊！”我情不自禁地伸开双臂，向前冲了几步，仿佛这样就能把他抱住似的，但哪里又能抱得到啊！

“羊没走过的地方，我也走过！”

“这算啥本领？羊不会动脑筋嘛！”……

此时此刻，大勇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回响起来。多么英勇机智的小战士啊！你前面的革命道路还很长，难道真的就这样……我竭力抑制住自己激动的感情。这时，几个追“羊”的匪徒已骂骂咧咧地向山坡下走来，我赶忙和大个子战士找到三排长。三排长满眼含泪，把从崖顶松树枝上找到的大勇的那顶军帽，交到了我手上……

拂晓前，我们全连指战员按时到达了峰山脚下。战士们想起了给我们带路的小向导，个个热泪盈眶。我拿着大勇的军帽，走到大家的面前。

“同志们，你们知道大勇这顶军帽的来历吗？”

“连长，你给大家讲讲吧！”三排长催促着。

“这可是一顶洒过烈士鲜血的军帽啊！”我用团长向我介绍的话开了头：“那是两年前，有一次，大勇的爸爸给游击队送盐，走到大水桥，桥已经被敌人炸了。大勇爸爸背着盐包想从河里穿过去，敌人发现了打起了枪，盐包被打破了，盐粒直往河里掉，大勇眼在后头想用手堵，但是因为人矮手小，怎么也堵不住，大勇的爸爸就把小褂一脱，塞住了洞眼，跑过了河心。就在这时，没想到又是一排子弹，一颗子弹打中了他胸口，他把血染的盐包搁到大勇肩上，说了句‘你一



定要送到！’就倒在水里牺牲了。大勇咬紧嘴唇，拥着盐包送到了游击队，带回了那件带血的小褂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我把大勇那顶军帽高高地举过头顶，“同志们，你们看，这军帽上还有大勇爸爸的血斑呢！那天，大勇回到家，他妈妈接过那件被鲜血染红的小褂，替大勇擦干了眼泪，说：‘孩子，收住眼泪，哪怕天塌下来也要顶住！记着，你爹为革命流完了最后一滴血，你要学你爹的样，咱们娘俩今后还是要走这革命的道儿，决不回头！’大勇妈说完，就坐到油灯下，剪下小褂的前襟，给大勇缝制了这顶军帽……”

战士们一个个瞪圆了眼睛，攥紧了拳头，望着这顶不寻常的军帽。我又一次把大勇的军帽高高举起，继续说道：“同志们！在大勇的这顶仿制的军帽上，凝聚着两代人的仇恨，寄托着乡亲们的希望。大勇是好样的，他不愧为我们穷人的好孩子。我们一定要打好峰山这一仗，彻底消灭反动派，为大勇父子报仇，为天下穷苦的人雪恨！”

凌晨四点三刻，三颗红色信号弹从我军阵地升起。我立刻带领连队猛插山顶，在敌人团指挥所的背后摆开阵势。五点整，轰隆一声炮响，划破寂静的长空，我军从正面开始进攻了！

我庄严地大声向全连同志宣布：

“为了完成团党委交给我们的任务，为了给阶级兄弟报仇，为了打倒卖国贼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，坚决摧毁匪团部，现在出击！”

枪弹、炮弹象暴雨似地倾泻到敌指挥所的阵地上。我

军大部队从正面象潮水般涌来，敌人已很难招架，接着又遭到我连从背后的突然袭击，立即乱成一团。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，不到半小时，敌人的团指挥所就被我们彻底捣毁了。

按照原定部署，现在要立即切断敌人对外的电讯联络。由于失去了向导，抓来的俘虏又极不老实，我们一时弄不清敌人电台的准确位置。于是，我就把全连分成两路，准备在岔道口分路搜索。正当我们走到岔道口的时候，忽然身后响起了一个清晰而响亮的声音：

“李连长——等一等！”

这是谁？声音这么熟？我猛一回头，只见一个孩子从后边一拐一拐地奔了过来。啊——那不是我们的小向导赵大勇吗？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了上去，一把抱住了他，大颗大颗的泪珠，从我的眼眶里滚落下来……

“好大勇，你……”

“怎么，你们以为我摔死啦？”他从我怀里挣脱下来，脸红红地说：“摔死了那还行？你看，这就够窝囊的了，腿上划了个口子，路走不快，差点误了大事！”

我拉起他的裤脚一看：小腿上划了一个三寸多长的大口子，血还在往外流。我心里颤抖了一下，这孩子忍受了多么剧烈的疼痛，跑了这么远的路啊！我赶忙叫过卫生员替他包扎好伤口，又把他驮在我背上，没想到他乘我不备，一骨碌滑了下来，眨了眨那调皮的眼睛，盯着我说：

“我是来带路的，哪能叫你带……”



他话没说完，我身边的大个子战士，已经又把他抱了起来，驮在了肩上。

我们按照大勇的指引，翻过一个小山头，不到十分钟，就插到了敌人电台的背后。这时，屋子里还在嘀嘀嗒嗒地响着，一个匪军官正在疯狂地叫喊：“吴圩！吴圩！我是峰山！报告师座……”

三排长打了一梭子弹，冲到门口，大声喝道：“不许动！”匪军官立即乖乖地举起手来，戴文奇再也听不到峰山的报告了。

我们的任务胜利地完成了，同志们象众星捧月似地围住了大勇，问他是怎样跳下悬崖的。

“老门道！”他抖了抖扎在腰里的绳头说：“可惜这个太短了，离地老高一跳，撞到一棵松树上，腿上戳了个大口子……”

大勇说得很平淡，好象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，战士们却个个竖起了大拇指，赞扬他：“真勇敢”，“了不起！”

“还了不起哩！同你们端着枪冲锋杀敌人比起来，还差得远哩！”说着，他又嘟着嘴抱怨起自己来：“你们看，裤子破了，帽子也丢了，我娘定要骂我了。真窝囊！”

“帽子可没丢哇！”我从怀里掏出他的军帽，端端正正地给他戴上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回头给你领一条新裤子！”

“军装？”

“嗯，军装。”

“我要一套！”



“那就给你领一套。”

“我还要一支枪！”

“枪？”

“给我一支枪吧，我要和你们一块儿打蒋介石！”

哦！他真的要求参军了。我凝视着他那充满稚气的圆脸，虽说年龄还差一截子，但看到他这种坚决劲儿，还能拒绝他的要求吗？我拍拍他的肩膀，庄重地说：“我一定替你向团首长请求！”

这时，报务员送来了一份截收到的敌台的电报。我接过来一看，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：“戴文奇问‘峰山情况如何’，该怎么答复呀？”

大勇闪了闪机灵的眼睛，俏皮地说：“告诉戴文奇，峰山情况很好，马上来端他的老窝！”

同志们一听，都哄然大笑起来……

峰山一线的守敌全部被消灭了，新的任务是回师东进，攻打戴文奇的师部。

在全团大会上，团长表扬了大勇，宣布了上级批准他入伍和编入三连的决定。大勇高兴得一蹦三尺高，使劲儿地摇着我的手，我也为自己的连队增加这样一个机智勇敢的小战士，从心底里感到光荣和骄傲！

捉 蟹

(故 事)

李 凤 琪

故事发生在海边上。

这年，秋汛到了，海里的螃蟹长得又肥又大。几阵秋风，一场寒露，正是捕蟹的好时候。星期天清早，海螺听见鸡叫，骨碌从炕上爬起来，饭也没顾得吃，就喊醒妹妹海兰，两人带着钓钩、箩筐，到葫芦嘴去捉蟹。

葫芦嘴是海边的一个小半岛。两头粗，中间细，形状象个葫芦。每逢涨潮，海水漫过葫芦腰，葫芦嘴就变成小孤岛了。这儿没有人家，尽是奇形怪状的礁石。礁石上长着好看的贝壳、珊瑚、海菊花、海蛎子，还有螃蟹和成群的海鸟。海螺和海兰喜欢这个地方，常到这儿捉蟹，钓鱼，掏海鸟蛋，敲海蛎子。今天是大潮，海上有雾。他俩来到葫芦嘴的时候，潮退了，雾正浓。站在海边一看哪，嗨，葫芦嘴上朦朦胧胧。陡峭的崖壁，黑压压的礁石，在雾中影影绰绰，时隐时现。云雾中只听得浪打岩石，哗——轰，哗——轰，好象惊雷滚滚，万马奔腾。这两个渔家孩子习惯了海边生活，也不